



Scholars' "Positivity" and "Negativity" on the Way of "Renaissan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Shen Weiwei

Abstract: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China's Republican perio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It was not without controversies, however: for example, the conceptual orientation of the two ideas referred to as "Positivity" and "Negativity", which emerged during and after the movement, often crossed swords with one and the other. The former, which showed a positive orientation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represented by the basic ideas of "Renaissance" and "national culture" advocated by Hu Shi and Qian Xuantong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latter, which showed a negative orient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former, was represented by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ideas put forward by members of The Xueheng School at Southeast University in Nanjing.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ity" and "Negativity" could be deemed as a mechanism of check and balance. The Xueheng School, which was opposed to the new literature, was a critical force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re were two sharp clashes: one was when Mei Guangdi, Wu Mi, Hu Xiansu and others founded a journal Xueheng in January 1922, in which articles attacking the new culture and new vernacular literature were published; they respected and followe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warned that promotion of the new culture would bring "disadvantages" and "disasters" to the society. The other one was in December 1923.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utting national heritage in order" project commenced at Peking University, Gu Shi and others at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ented their own proposal for the same project. When the struggle for discourse power against the new literati failed, they founded the first "Western literature department" in China at Southeast University.

Mei Guangdi in "The Two Proposals for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submitted in 1944 expressed clearly his opposition to stagnation in the domestic educational circle. He advocated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departments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all national universities with the command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and "changing the departments of foreign languages currently at national universities into departments of Western literature". These ideas were once again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discipline in China by Mei Guangdi after his setting-up of "Western literature department". In December 27, 1945, Mei Guangdi passed away in Zunyi. His proposal of setting up "departments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was first realized in 1946 at Peking University when Hu Shi returned from abroad and took charge of the school. He invited Ji Xianlin, who came back from Germany after ten years of study, to establish the first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he change of attitude of Mei Guangdi also became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Fu Sinian objec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discipline.

In literary education, "Western literature department" was an exotic flower which grew naturally and bloomed shortly during the China's Republican period, while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has become a big tree which has been standing firm for nearly seventy years through two different eras ---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reviewing the different thinking paths of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on "Renaissance", we would say that both "Positivity" and "Negativity" were moving toward the same direction of a civilized society. In facing the radical and revolutionary tide,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Xueheng School exactly lies in its perseverance to culture while in a weak position; and its inevitable sacrifices in a time of change.

Keywords: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Renaissance"; positivity; negativity; department of Western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uthor: Shen Weiwei earned his PhD in literature from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Nanjing University in 1991, and was promoted to professor in 1994. Currently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Chinese New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 Shen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Hu Shi, Mao Dun, Gao Xingjian and The Xueheng School.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The Biography of Hu Shi*; *To the South Seeing the Big Dipper: Gao Xingjian*; *The Xueheng School: History and Narratio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s Republican Period*.

民國學人“文藝復興”路徑上的“積極”與“消極”

沈衛威



[摘要]民國時期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影響深遠，然而無論是運動期間還是運動之後，在觀念導向上均存在着“積極”與“消極”兩種思路。前者以北京大學胡適、錢玄同的“文藝復興”和“國學”研究的基本觀念為代表，在新文化運動中呈現“積極”的導向；後者以南京東南大學“學衡派”成員的文化、文學觀念為代表，與前者相比顯示出“消極”的一面。“積極”與“消極”之間的緊張關係，實際上是一種相互制衡的力量。作為反對新文學，制衡、牽制新文學激進、霸權的“學衡派”，在新文化運動後期是以一種批判力量存在的。兩者較鮮明的對立有兩次：一次是梅光迪、吳宓、胡

先驥等於1922年1月創辦《學衡》，公開反對新文化，反對白話新文學，堅守古體詩詞創作，認為“提倡新文化者”為社會帶來了“弊端”、“惡果”；另一次是1923年12月，為應對北京大學的“整理國故”，東南大學的顧實等人發起另一套整理國故的“計劃書”。在與新文學家爭奪話語權失敗後，他們在東南大學創立中國第一個“西洋文學系”，另闢蹊徑，試圖在大學學科建設上有所作為，以另一種方式抗衡新文學。梅光迪在1944年提交的《國民參政會提案二件》中，明確反對國內教育界“故步自封”，主張戰後“請教育部通令國立各大學增設東方語文系”，“改國立各大學現有之外國語文學系為西方文學系”。這是梅光迪在創立“西洋文學系”後，又一次為中國大學學科建設留下的一項積極寶貴的建言。梅光迪病逝後，他所倡議在中國各大學“增設東方語文系”的主張，首先在1946年胡適回國執掌北京大學時實現了。胡適請留德十年歸來的季羨林創立了中國大學的第一個“東方語文系”。梅光迪的轉變也成為傅斯年反對設立“國學”學科的理由之一。“西洋文學系”是民國文學教育空間裏自然生長、短暫綻放的一支奇葩；“東方語文系”卻成為跨越民國、共和國兩個時代，近七十年獨立不倒的一棵大樹。綜觀民國學人在“文藝復興”路徑上的不同思路，“積極”也好，“消極”也罷，其實在文明進步大方向的選擇上是一致的。面對激進、革命的大潮，“學衡派”的歷史價值恰恰在於他們身處弱勢的文化堅守，以及不得不承受變革的付出。

[關鍵詞]民國學人 文藝復興 積極 消極 西洋文學系 東方語文系

[作者簡介]沈衛威，1991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1994年晉升為教授；現為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胡適、茅盾、高行健、“學衡派”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胡適傳》、《望南看北斗：高行健》、《“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民國大學的文脈》等。

民國時期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影響深遠，然而無論是運動期間還是運動之後，在觀念導向上均存在“積極”與“消極”兩種思路。前者以北京大學胡適、錢玄同的“文藝復興”和“國學”研究的基本觀念為代表，後者以南京東南大學“學衡派”成員的文化、文學觀念為代表。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實際上是一種相互制衡的力量。本文無意設置誰是誰非的標籤，祇是想依據新出版的《錢玄同日記》、《傅斯年遺札》等基本史實材料，對相關言論進行梳理和反思，探尋未來文化發展的建設性策略。

一、“積極”與“消極”

1917年3月8日，胡適（1891—1962）在日記中抄錄了古希臘詩人荷馬《伊利亞特》第十八章中的一句詩：“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①同時又寫道：“此亦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也。”^②話語中顯露出的是一種昂揚奮進的積極力量，一派領袖群倫的自信。

正是這年1月，胡適借助《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並由此引領一場中國文學的變革。文學革命極大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豪邁的步伐，語言文字的變革成為變革中國文化最有力的推波助瀾的手段和最有效的傳播新知識的工具。這一劃時代的文學革命和文化運動，後來被胡適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也正是這突如其來的白話新文學運動，使胡適“暴得大名”，最積極的回應者錢玄同（1887—1938）也隨之浮出中國思想文化界。這兩位新文化領導人一個引領文學革命，一個領導國語運動，相輔相成，言論頗有時代感，引起的討論也最具時代性。

胡適1917年在美國寫作博士論文時就明確指出：“如果對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組織的吸收的形式，而是採取突然替換的形式，因而引起舊文化的消亡，這確實是全人類的一個重大損失。因此，真正的問題可以這樣說：我們應怎樣纔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③這與五年之後即1922年吳宓（1894—1978）為《學衡》所寫的宗旨“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基本一致。胡適進一步強調說，解決這個重大問題的辦法，“唯有依靠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的遠見和歷史連續性意識，依靠他們的機智和技巧，能夠成功地把現代文化的精華與中國自己的文化精華聯結起來”。^④他順應時勢，登高而招，順風而呼，自然成為“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1934年，陳寅恪（1890—1969）在為馮友蘭（1895—1990）的《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說的一段話，與十七年前胡適所要表達的意思也完全一致，可視為最心儀的回應。陳寅恪說：

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⑤

陳寅恪與湯用彤（1893—1964）是“學衡派”成員中與胡適彼此敬重、信任、可以事相託付的朋友，在實證、考據的“道問學”上也頗為一致。

有着留學日本經歷的章太炎的門生、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在1917年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

往訪尹默，與談應用文字改革之法。余謂文學之文，當世哲人如陳仲甫、胡適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論，二君遠於歐西文學，必能為中國文學界開新紀元。余則素乏文學知識，於此事全屬門外漢，不能讚一辭。而應用文之改革，則二君所未措意。其實應用文之弊，始於韓、柳……今日欲圖改良，首須與文學之文劃清，不可存絲毫美術之觀念，而古人文字之疵病，雖見於六藝者，亦不當效。^⑥

①② 胡適：《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28卷，第529頁。

③ 胡適：《胡適全集》，第5卷，第10頁，我曾就此問題發表過相關論述，參見沈衛威：“現代中國的人文主義思潮導論”，《文藝研究》1（2004）。

④ 胡適：《胡適全集》，第5卷，第11頁。

⑤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第284—285頁。

⑥ 楊天石 主編：《錢玄同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上冊，第296頁。

1月20日，他又明確指出：

大凡學術之事，非知識極豐富，立論必多拘墟，前此閉關時代，苦於無域外事可參照，識見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交通，學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識，以與本國參照。域外智識愈豐富者，其對於本國學問之觀察亦愈見精美。乃年老者深閉固拒，不肯虛心研求，此尚不足怪，獨怪青年諸公，亦以保存國粹者自標，抱殘守缺，不屑與域外智識相印證，豈非至可惜之事？其實欲昌明本國學術，當從積極着想，不當從消極着想。旁搜博採域外之智識，與本國學術相發明，此所謂積極着想也；抱殘守缺，深閉固拒，此所謂消極着想也。^①

這可以看做是錢玄同對“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的最好回應。一個熟悉中國文化底蘊，舊學功力深厚的語言學家，從舊學陣營裏首先站出來，響應胡適、陳獨秀（1879—1942）的文學改良，引領國語運動，並旗幟鮮明地判分出“積極”與“消極”兩大陣營。隨之，他敲開“鐵屋子”，鼓動魯迅（1881—1936）為《新青年》寫了《狂人日記》，自己也出來挑戰“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並將章太炎的半數門生拉到新文學陣營。

二、文藝復興的不同路徑

雖然新文學運動持續高漲，但也並非靡然順風。五年之後，它在南京東南大學就遇到強大的抗拒性阻力。1922年1月，《學衡》創刊，留學歸來的學界新秀梅光迪（1890—1945）、吳宓、胡先驥（1894—1968）等公開反對新文化，反對白話新文學，堅守古體詩詞創作。梅光迪在《學衡》第1期刊出的《評提倡新文化者》一文說，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的提倡者“非思想家乃詭辯家”、“非創造家乃模仿家”、“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其言教育哲理文學美術，號為‘新文化運動’者，甫一啓齒，而弊端叢生，惡果立現，為有識者所詬病”。^②胡先驥在《學衡》第1、2期發表批評胡適的長文《評〈嘗試集〉》，將其開新文學風氣的作用一筆抹殺，認為“胡君之詩與胡君之詩論，皆有一種極大之缺點，即認定以白話為詩”，“《嘗試集》之價值與效用為負性的”，“胡君者，真正新詩人之前鋒，亦猶創亂者為陳勝、吳廣，而享其成者為漢高。此或《嘗試集》真正價值之所在歟”。^③梅光迪認為“提倡新文化者”為社會帶來了“弊端”、“惡果”，胡先驥將胡適的《嘗試集》的價值和效用視為“負性”的。他們正是錢玄同所說的從“消極着想”，而沒有看到新文化、新文學“積極”的一面。

寫日記罵人，是一些文人的習慣。日記作為文人學者的私密寫作文本，通常出現在身後文集或全集之中。當時能夠公開見諸報刊文集的相關文字，對具體事態、人物的反應，多半淡化或文飾了原本要說的真話。作為浪漫詩人的吳宓，對新文學最為敵視，這首先表現在他的日記上。在美國留學期間，他看到北京大學的《新潮》雜誌，便產生敵視，在日記中寫道：

近見國中所出之《新潮》等雜誌，無知狂徒，妖言煽惑，聳動聽聞，淆亂人心，貽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驚憂。又其妄言“白話文學”，少年學子，紛紛向風。於是文學益將墮落，黑白顛倒，良莠不別。棄珠玉而美糞土，流潮所趨，莫或能挽。^④

這種強烈的反抗新文學的情緒，影響了吳宓本人對國內思想學術界的判斷。他偏至地把“學生風潮，女子解放”一概加以否定，把各種新思潮視為“邪說異行，橫流瀰漫”，把新文學視為“亂國之文學”，“其所主張，其所描摹，凡國之衰之時，皆必有之”，是“土匪文學”，並且說“今中國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為土匪”。^⑤他對新文學的基本看法是：

“新文學”之非是，不待詞說。一言以蔽之，曰：凡讀得幾本中國書者，皆不贊成。西

① 楊天石 主編：《錢玄同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上冊，第303頁。

② 梅鐵山 主編：《梅光迪文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第132—137頁。

③ 張大為、胡德熙、胡德焜 編：《胡先驥文存》（南昌：江西高教出版社，1995），上卷，第25—59頁。

④⑤ 吳宓：《吳宓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第2冊，第90—91、115頁。

文有深造者，亦不贊成。兼通中西學者，最不贊成。惟中西文之書，皆未多讀，不明世界實情，不顧國之興亡，而祇喜自己放縱邀名者，則趨附“新文學”焉。^①

事實上，北京大學的學子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毛子水（1893—1988）等讀得“中國書”絕對不是幾本，他們不是“皆不贊成”新文學，而是由贊成變成了新文學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們作為黃侃（1886—1935）、劉師培（1884—1919）選好的儀徵學統或太炎學派繼承人移旗改幟，歸到胡適門下，並揮舉《新潮》反戈一擊。吳宓作為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校”的畢業生，到美國學習西洋文學，倒是真沒有“讀得幾本中國書”。他一生讀得最熟、講得最多的是《紅樓夢》。他甚至將自己比作多情的賈寶玉。他在1919年4月25日的日記中說陳寅恪中西學問皆甚淵博，而自己“中國學問，毫無根底”^②。他把汪緝齋（敬熙，1893—1968）去當《新青年》和《新潮》編輯、馮友蘭贊成並竭力鼓吹新文學、吳芳吉（字碧柳，1896—1932）亦趨附新文學看做是“倒行逆施”，將中國白話文學及全國教育會視為“貽毒召亂”。^③

面對國內新文學運動的洶洶大潮，吳宓、梅光迪等相約學成回國後與胡適、陳獨秀等相對為壘，大戰一場。因此，當1920年3月楊伯欽邀請吳宓回國到四川任教時，被吳斷然拒絕了。他表示，回國後要就職於北京師範大學，居京師這所全國所瞻係的高校，好與新文學陣營交戰，並在3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

宓歸國後，必當符舊約，與梅君等，共辦學報一種，以持正論而辟邪說。非居京，則不能與梅君等密邇，共相切磋；故不克追陪楊公，而徑就北京之聘，至不得已也。^④

3月28日，他在日記中又寫道：

幼涵來書，慨傷國中現況，勸宓等早歸，捐錢自辦一報，以樹風聲而遏橫流。宓他年回國之日，必成此志。此間習文學諸君，學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陳之流毒禍世。張君鑫海謂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蓋胡、陳之學說，本不值識者一笑。凡稍讀書者，均知其非。乃其勢炙手可熱，舉世風靡，至於如此，實屬怪異。然亦足見今日中國人心反常，諸凡破壞之情形。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經若輩此一番混鬧，中國一綫生機，又為斬削。前途紛亂，益不可收拾矣。嗚呼，始作俑者，其肉豈足食乎？^⑤

同時，還在4月19日的日記中對新文學倡導者進行詆毀：

今之倡“新文學”者，豈其有眼無珠，不能確察切視，乃取西洋之瘡痍狗糞，以進於中國之人。且曰，此山珍海錯，汝若不甘之，是汝無舌。嗚呼，安得利劍，斬此妖魔，以撥雲霧而見天日耶！^⑥

這樣的言論，堪比國內1919年林紓（琴南）欲將胡適、陳獨秀等新文學倡導者“食肉寢皮”的短篇小說《荊生》、《妖夢》了。

正是在這樣一種心態下，吳宓一度精神恍惚，情緒錯亂。他說，面對國內文學混亂，自己“憂心如焚”，擔心回國之後難擋邪說橫流，也無處藏身。他對“解放”、“獨立”、“自由戀愛”諸說盛行，難以接受，認為這些“邪說流傳”，“必至人倫破滅，禮義廉恥均湮喪”。他感到前途黑暗，苦難重重，為此，想到了自殺，並說“近來常有此想”，“誠不如自戕其生”，^⑦並在4月19日夜經歷了一次自殺未遂的折騰。之後，他認為“滄海橫流，豺狼當道。胡適、陳獨秀之倫，盤踞京都，勢焰熏天，專以推鋤異己為事”^⑧，因而害怕到北京任教，最終選擇了南京，在東南大學創刊的《學衡》上實現了與胡、陳“鏖戰一番”的願望。

事實上，回國後的吳宓對“解放”、“獨立”、“自由戀愛”諸說很快就接受了。他為追求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吳宓：《吳宓日記》，第2冊，第144—115、28、129、134、144、152、154、161頁。

毛彥文（1898—1999）而自毀家庭，在追逐新女性時成了他從前所反對的“邪說流傳”、“人倫破滅，禮義廉恥均湮喪”的最積極的實踐者。梅光迪與他一樣，也拋妻棄子，選擇與自己學生李今英結婚。吳、梅兩人所不同的是，前者離婚後始終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愛情，沒有再建成一個幸福的家庭，悲苦後半生；後者為愛再婚又新建了一個幸福的家庭。

吳宓在《學衡》第4期刊出《論新文化運動》一文時，言辭已有所收斂。他說，中國的新文化簡稱就是歐化。清末以來，歐化則國粹亡，新學則滅國粹。“言新學者，於西洋文明之精要，鮮有貫通而徹悟者。”“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並收，相得益彰。誠能保存國粹，而又昌明歐化，融會貫通，則學藝文章，必多奇光異采。”^①《學衡》對“新文化—新文學”領導人的批評具有挑戰性和顛覆性，祇可惜，文學革命已過了討論期而進入收穫期，作為“語體文”的白話新文學已於1920年1月通過教育立法進入小學一二年級的課本，白話新文學作家也在報刊媒體取得了文學話語的霸權。對此，錢玄同保持了特有的自信，在1923年1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宇衆因謂教育界亦極可悲觀：南開主張讀經，東大有《學衡》和《文哲學報》。這都是反六七年來新文化運動的現象。我覺得這種現象並不足悲，而且有了這種現象，新文化更加了一重保障。你看，袁世凱稱了一次皇帝，共和招牌就釘牢了一點；張勳幹了一次復辟的事，中華民國的國基就加了一層鞏固：這都是很好的先例。”^②

“學衡派”對新文化—新文學的批評，可以說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語境錯位。從詩學的基本概念和西方文學的發展演變來看，胡先驥、吳宓和稍後的梁實秋（1903—1987）直接拿白璧德（I. Babbitt, 1865—1933）反對浪漫派的東西來反對胡適現實派（寫實派）的詩歌，思想方法的直接移植與中國現實並不對接。他們是拿浪漫派的理論來批評現實派，而現實派是在浪漫派之後的東西。吳宓所推崇、敬慕的浪漫派詩人拜倫（G. G. Byron, 1788—1824）、雪萊（P. B. Shelley, 1792—1822）也講格律，更是主情，張揚自我，美化中古。胡先驥、吳宓注重詩詞格律，美化中國文化傳統和文學精神的主張和詩詞創作，這點也可以說是身為浪漫派而又起身反對浪漫派。由於胡先驥、吳宓本質上是屬於浪漫派詩人，而胡適則是現實派，他們的門法有“關公戰秦瓊”的荒誕性。陳寅恪對吳宓的看法是：“昔在美國初識宓時，即知宓本性浪漫，惟為舊禮教、舊道德之學說所拘繫，感情不得發舒，積久而瀕於破裂。猶壺水受熱而沸騰，揭蓋以出汽，比之任壺炸裂，殊為勝過。”^③吳宓在1936年3月1日《宇宙風》第12期發表的《徐志摩與雪萊》一文明確承認：“志摩與我中間的關鍵樞紐，也可以說介紹人，正是雪萊。”^④“我那時沉酣於雪萊詩集中（雖然同時上着白璧德師的文學批評課），以此因緣，便造成我後來感情生活中許多波折。”^⑤“我一生處處感覺Love（所欲為）與Duty（所當為）的衝突，使我十分痛苦。”^⑥這一痛苦的根源，即作為主觀情感上的浪漫詩人與信念理性上的古典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分裂。

在闡釋“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兩種看似對立的基本觀念時，以賽亞·伯林（I. Berlin, 1909—1997）強調：“在目的一致的地方，惟一有可能存在的問題是手段問題。它們不是政治的，而是技術的。”^⑦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高漲，得益於一個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的年代，自由批評、自由討論是學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體現。不論積極或者消極，那時的學人都有這份充分的自由言說的權利。北京大學“新青年派”、“新潮派”與南京東南大學“學衡派”都在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尋求現代的轉機，即中國文化的復興。這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找到了可以借用的外來術語“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是西學的外來詞，原意是指“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再生”，特指16世紀在歐洲興起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尤其用來昭示歐洲走

① 《留美學生季報》1（1921）；《學衡》4（1922）轉載。

② 楊天石 主編：《錢玄同日記》，中冊，第494頁。

③ 吳宓：《吳宓日記》，第5冊，第60頁。

④⑤⑥ 徐葆耕 編：《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第265—266、266、270頁。

⑦ [英]以賽亞·伯林：《自由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胡傳勝譯，第186頁。

出中古時代邁入近代的開始。

“文藝復興”一詞自民國以來在文化教育界被廣泛使用，且在《新青年》雜誌上出現的頻率很高。^①這既與清王朝被推翻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化重建（復古求新，重建文化秩序）有關，也是知識分子應對西方外來文明衝擊時的文化回應。^②有兩個有趣的實例可以說明知識界是如何借助西學來關注本土的文化變革的：吳宓在清華學校讀書時把將來要創辦的刊物名字都想好了。他在日記中說，他日所辦之報的英文名“*Renaissance*”（《文藝復興》），意在“國粹復光”。^③而1919年1月北京大學胡適的學生所辦刊物《新潮》的英文譯名也是“*Renaissance*”。但“名同實異”，呈現出“消極”與“積極”的極大差別。這種“消極”，也就是梅光迪所說的“缺乏創造性”^④。因為《新潮》的英文名稱用了“*Renaissance*”，所以《學衡》創刊時的英文名稱為“*The Critical Review*”，意在批評、制衡新文化運動。余英時強調，傅斯年、羅家倫（1897—1969）等將《新潮》的英文譯名定為“*Renaissance*”，“乃源於胡適的啓示”。^⑤

梅光迪是在1915—1917年與胡適討論文學時，把胡適“逼上梁山”的。胡適回國後立足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學革命的領袖後，梅光迪卻在南京大學組織力量創辦《學衡》，再次挑戰胡適。胡適的成功，讓梅光迪在失落中變得更加“消極”和保守。他在1930年所作的《人文主義和現代中國》一文中承認，自己在《學衡》創辦伊始的言論是因為“心中的逆反情緒”^⑥；同時，也“覺得所謂的‘中國復興’的領袖們引進並鼓吹的許多新思想十分幼稚且不可靠”^⑦。胡適1933年在美國做了多場演講，演講內容結集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他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甚至更強調這一“復興”並未完成，且是在進行之中的。隨後，他不斷講“文藝復興”，一直講到1950年代的臺灣。1958年5月4日，胡適在臺北“中國文藝學會”演講的題目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⑧，重點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社會現實及思想文化曾經產生的重大影響和仍在發揮的巨大作用。直到晚年，胡適仍然拒絕擔任臺灣“全體大專院校校長集會”發起組織的“孔孟學會”的發起人。他在致梅貽琦（1889—1962）的信中說：

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個學派獨尊的傳統。

我現在老了，不能改變四十多年的思想習慣，所以不能擔任“孔孟學會”發起人之一。^⑨他不擔任“孔孟學會”的發起人，是早有心理基礎的。1930年代，他對曾琦（字慕韓，1892—1951）說：

凡是極端國家主義的運動，總都含有守舊的成分，總不免在消極方面排斥外來文化，在積極方面擁護或辯護傳統文化。所以我覺得，凡提倡狹義的國家主義或狹義的民族主義的朋友們，都得特別小心的戒律自己，偶一不小心，就會給頑固分子加添武器了。^⑩

所以，他更強調新文化的積極影響，在1940年1月3日的日記中特意重複幾年前《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一文所說過的話：

凡受過這個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⑪

這是胡適最為清醒的文化擔當，是放眼世界，敢於開放吸納西方先進文化的最積極的負責行爲。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從文化的平衡發展來看，“激進”與“保守”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化策略，是各有其貢獻的。1935年10日，中央大學在南京舉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二十周年紀念”校

①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第408頁。

② 沈衛威：“學衡派”文化理念的堅守與轉變，《文藝研究》9（2015）。

③ 吳宓：《吳宓日記》，第1冊，第504頁。

④⑥⑦ 梅鐵山主編：《梅光迪文存》，第186、187、187頁。

⑤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245頁。

⑧ “胡適演講集”（一），《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第24冊。

⑨ 胡適：《胡適全集》，第26卷，第415頁。

⑩ 胡適：《胡適全集》，第34卷，第744—745頁。

⑪ 胡適：《胡適全集》，第33卷，第324頁。

友聚會。在《國風》第七卷第二號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二十周年紀念刊》上，有吳俊升寫的《紀念母校南高二十周年》一文。他說：

在文化的使命上，南高的成就，雖然在開創方面不能說首屈一指；可是在衡量和批判一切新思想、新制度，融和新舊文化，維持學術思想的繼續性和平衡性這一方面，它有獨特的貢獻。在有些方面，誠然有人批評過南高的保守、可是保守和前進，在促進文化上，是同等的重要。而高等教育機關的文化使命，本是開創與保守、接受與批判缺一不可的。南高對於文化的貢獻，如其不能說在開創與接受方面放過異彩，在保守與批評方面卻有不可磨滅的成就。

正是這種“保守”和“批判”，纔能“維持學術思想的繼續性和平衡性”。

三、“整理國故”的分歧

新文化運動高潮到來之後，胡適即發起“整理國故”。1921年7月31日，胡適應劉經庶（字伯明，1887—1923）主持的東南大學暑期學校的邀請，到南京演講《研究國故的方法》。他的觀點與南京高師—東南大學教授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他將研究國故的方法分為四個層面：一是歷史的觀念，“一切古書皆史也”。二是疑古，“寧可疑而過，不可信而過”。三是系統的研究，“要從亂七八糟裏尋出個系統條理來”。四是整理，“要使從前祇有專門學者能讀的，現在初學亦能瞭解”。^①1923年1月，他在為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寫的“發刊宣言”中又將之簡化為三個方向：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整理與解釋。^②

顧頡剛對胡適的“宣言”立即做出了積極的回應。他在1923年1月10日《小說月報》第14卷第1號的“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③的討論專欄上寫了《我們對於國故應取的態度》，指出我們對於國故應取的態度是研究而不是實行，是要看出它們原有的地位，還給它們原有的價值。顧頡剛強調新文學運動與國故並不是冤仇對壘的兩處軍隊，乃是一種學問上的兩個階段。因為在新文學作家和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看來，“整理國故”的目的是為了鞏固新文化—新文學的成果。整理舊的是為了創作新的，即是為新文學尋求歷史的依據和新的支撐點。同時，顧頡剛作為胡適的學生，他成了那個時代胡適最強音中重要的和聲，並傳承光大胡適的思想、學術。其後展開的“古史辨”討論成為“整理國故”的高地。

原本在1922年1月創辦《學衡》向北京大學胡適及新文化領導人發起了挑戰的東南大學，兩年後，為應對北京大學的“整理國故”，又發起另一套整理國故的“計劃書”。南北兩所國立大學的文學觀念、學術觀念再次出現尖銳的對立。

1923年12月，東南大學的《國學叢刊》第1卷第4期，刊出顧實（1878—1956）執筆（顧實起草，國文系通過並提出）的半文半白的《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1924年3月15日、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日刊》第1420、1422號作為“專件”分兩期連載。

顧實認為，治學功效在於聯心積智。過去分心理為智、情、意三部，不如分主觀、客觀兩面為簡要。“其民族心理而主觀客觀俱強也，其學術必昌”，“故本學院整理國學，根據心理，假定為兩觀三支如左[沈按：原文為豎排，“如左”即“如下”]。客觀：以科學理董國故——科學部；以國故理董國故——典籍部。主觀（客觀化之主觀）——詩文部。”他特別說明東南大學國

① 胡適：《胡適全集》，第29卷，第392—393頁。

② 胡適：《胡適全集》，第2卷，第17頁。

③ 此專欄有7篇文章，作者分別是西諦（《發端》）、鄭振鐸（《新文學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顧頡剛（《我們對於國故應取的態度》）、王伯祥（《國故的地位》）、余祥森（《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嚴既澄（《韻文及詩歌之整理》）、玄珠（《心理上的障礙》）。這是上海商務印書館中支持“新文化—新文學”的一派勢力對北京大學“整理國故”的聲援。因為他們多是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此時的《小說月報》是他們的陣地。

學院特設“詩文部”的緣由和“衡量現代之作品”的兩大主義：

今日雖非君主時代可比，而共和國民，居安思危，見危授命之精神，又曷可少諸。大抵天地之間，無物為大，惟心為大，其民族心理之強弱，足以支配國家社會興否，而影響及於興衰存亡者，往往流露於詩歌文詞之字裏行間。強者必有毅然決然殺身成仁之慨，弱者必有索然愀然貪生乞憐之狀。是知強者重視精神，弱者重視軀殼也。此其所以懸殊也。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公例，灼然不昧；風雅指歸，萬目共睹；故本學院特設詩文部。

詩文之設，非以理董往籍也，將欲以衡量現代之作品云爾。移風易俗，責無旁貸，效在潛默，漸而不頓。故揭藥標的，略示宗尚。詩文之求美，由其本職，無間優美壯美，宜采兩大主義：一、樂天主義。二、成仁主義。

若夫詩文之類目，總言之，則為韻文散文；分言之，則如小說戲曲之類皆是也。

清廷倒臺後，中國出現幼稚、脆弱的憲政，社會政治生活中出現了民主選舉、議會、法制、人權等現代國家的基本元素，現代政治體制有了雛形。但這些現代國家的基本元素很快被袁世凱（1859—1916）的稱帝和張勳（1854—1923）復辟所摧毀。新文化運動的主攻方向和最大的作用是解放個體，鼓動年輕人追求個性解放，成為自由、獨立、自主的個人，因為這正是幾千年來一人一家之天下的專制政治最怕的事。而顧實的文章表面上強調“今日雖非君主時代可比”，人為“共和國民”，但字裏行間還在宣揚“殺身成仁”的“成仁主義”，所以，這份“計劃書”一出現，便遭到北京大學多位學者的批評。^①由於“詩文部”的主旨是保存古體詩文，是消極地抵抗白話新文學的舉措，而如今已是新文學運動開始七年之後的新文學時代；同時，又因“古史辨”的展開，南北新舊學術觀念的對立越發清楚，即北京大學魏建功（1901—1980）感受到的“我們的精神與他們不同的地方”。^②這種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產生的群體“對立”，表現為面對經史傳統，北京大學師生的“疑”與東南大學師生“信”的分歧，也是“繼承”與“突破”的關係問題。在強烈的批評聲中，東南大學“國學院”最終沒能成立。

當時，“國粹”、“國故”、“國學”的用詞不一，但內涵基本相似。章太炎（1869—1936）對“國粹”有明確的所指和目的揭示：

為什麼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祇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語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人物事蹟。^③

1905年廢止科舉後，現代意義上的大學興起，效法西方大學而設置的文、理、工、法、商、醫、農七大學科，取代了中國傳統經、史、子、集四部之學。作為四部之學基礎的“小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和清代姚鼐（1731—1815）所提出的文章學（義理、詞章、考據），也被整合到文科之內。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大學令》明確了“七科”之學的分類；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頒佈的《教育部令第一號》的《大學規程·學科與科目》，明確分出文、史、哲基礎門類，同時又將文學門分為國文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言語學，中國文學系在文科建制中也日趨獨立。這時，自晚清因反清排滿革命需要而興的所謂“國粹”、“國故”、“國學”，被重建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教育立法而分解到文、史、哲三個基本學科之中。北京大學有了自身所設置的文學門（系）、歷史門（系）、哲學門（系）。學科的細化，是出於與國際大學學制接軌的實際需要。大學體制之外堅守所謂的“國學”，即被視為保守或消極，唐文治（1865—1954）自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退回無錫創辦“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和章太炎晚年在蘇州開設“章氏國學講習會”祇是現代大學之外少有的另類，無法改變和影響民國時期高等教育走向現代大學體制的路向。

① 沈衛威：《“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第317—322頁。

② 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15—16（1926），收入《古史辨》（北京：樸社，1926）第1冊。

③ 章炳麟：《章太炎的白話文》（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第72頁。

魯迅是北京大學“整理國故”積極的響應者，他反對“國粹”派的意見十分明確。他借用一位朋友的話說：“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①反對“國故”最激進的要數吳稚暉（1865—1953）。他在1924年針對張君勱（1887—1969）、丁文江（1887—1936）“玄學與科學”的論爭，寫了《箴洋八股化之理學》一文。其中說道：

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為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為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②

胡適說吳稚暉是反理學的思想家，認為他的思想主張在民國初年的思想界有巨大的影響力。以至於在1947—1948年選舉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時，胡適極力推薦吳稚暉當選，理由是“他是現存的思想界老前輩，他的思想比一般哲學教授透闢得多”^③。吳稚暉所言“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的論斷尤其一針見血，警示後人。

在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後，關於“國故”名稱本身的討論也一直在展開。為此，1927年上海群學社還出版了許嘯天（1886—1946）編的三冊《國故學討論集》。儘管許嘯天在編輯前言中嘲弄“國故學”，說可以從“國故學”三個字“看出我中華大國民浪漫不羈的特性來。這一種國民性，適足以表示他粗陋、怠惰，缺乏科學精神，絕少進取觀念的劣等氣質”^④，並表示：“反對中國人這浪漫的態度，緊接着便是反對這‘國故學’浪漫的名詞。”^⑤許嘯天在思想方法上與胡適同路，且個人私交也好，以至於他的文風都很接近胡適。

四、從“西洋文學系”到“東方語文系”

1949年以後的臺灣，文化教育界仍延續着“學衡派”（“宣傳部長”、“教育部長”張其昀為代表）與“新青年派”、“新潮派”（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黨史委員會主任羅家倫）為代表的兩方勢力的較量。1962年2月，胡適病逝於臺北。恰好這一年，“學衡派”主要成員張其昀（1900—1985）在臺北陽明山創辦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同時新出的校刊就取名《文藝復興》。隨後他又參與策劃影印《學衡》、《史地學報》兩大雜誌。1966年11月12日，臺灣為紀念孫中山（1866—1925）百年誕辰，由孫科（1891—1973）、陳立夫（1900—2001）、張其昀等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將這一天定為“中華文化復興節”。

1949年以後，臺灣知識界全面接受來自美國的思想觀念和文化觀念，青年人尤其喜愛美國流行的時尚文化，出國留學也是首選美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出身的“學衡派”成員張其昀1949年以後在臺灣興學，以發揚中華文化為己任。他在談到於陽明山創辦中國文化大學時，還聯繫南京高師—東南大學，說它是對中國正宗文化的繼承：

民國十年左右，南高與北大並稱，有南北對峙的形勢。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而南高則是人文主義的大本營，提倡正宗的文化。“Classics”一字，一般譯為“經典”，南高大師們稱之為“正宗”。從孔子、孟子、朱子、陽明，一直到三民主義，都是中國的正宗。本人在南高求學期間，正當新文化運動風靡一世，而南高師生，主張融貫新舊，綜羅百代，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神，儼然有砥柱中流的氣概。南高、北大成為民國初期大學教育的兩大支柱，實非偶然。^⑥

張其昀的文章中實際上道出了“南北對峙”中新與舊、西學與中學、激進與保守、積極與消極的

①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1卷，第306頁。

② 吳稚暉：《吳稚暉學術論著》（上海：上海書店，1991），第124頁。

③ 胡適：《胡適全集》，第25卷，第253頁。

④⑤ 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上海：上海書店，1991），上冊，第1、10頁。

⑥ 張其昀：“華岡學園的萌芽”，《張其昀先生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9），第17冊，第9038—9039頁。

內在緊張關係，以及兩者之間作為“兩大支柱”的相互制衡。

1922年12月《學衡》出版第12期之後，梅光迪即不再為刊物寫文章，實際上是退出了“學衡社”。作為反對新文學，制衡、牽制新文學激進、霸權的“學衡派”，在新文化運動後期是以一種反對力量而存在的。梅光迪、吳宓都是西洋文學教授，在與新文學家爭奪話語權失敗後，試圖在大學學科建設上有所作為，以另一種方式抗衡新文學。在梅光迪的積極倡言和努力下，東南大學在原有英語系的基礎上，新開設西洋文學系，並於1922年9月正式成立，梅光迪為系主任，吳宓為教授。據《吳宓自編年譜》1922年的時段所示：“今秋開學時，兩系分立。學校命每一學生自抉自擇：或轉入西洋文學系或留在英語系（年級不變）。擇定後，不許再改。——結果，四分之三皆願轉入西洋文學系。英語系益相形見絀矣。”^①其中，原南京高師英語科，現改制後的東南大學英語系七位女生李今英、吳淑貞、曹美思、陳美寶、張佩英、黃叔班、黃季馬都轉入西洋文學系，導致英語系主任張士一（諤，1886—1969）與西洋文學系系主任梅光迪結怨。1923年9月，梅光迪、吳宓等新引進了留法的李思純（1893—1960）和留美的樓光來（1895—1960），正謀求勢力壯大、大幹一場時，學校內部出現辦學理念分歧和政治勢力紛爭，梅光迪、張士一同時下臺，兩系合併為新的外國語言文學系，要求新系須兼包英、法、德、日語言及文學。從哈佛大學回來的樓光來為新的系主任。中國大學出現的第一個“西洋文學系”僅僅存在了一年。吳宓說，自己“辭卻北京高師校‘系主任’三年之聘約，捨棄每月300圓之厚薪，而到東南大學就任月薪160圓之‘教授’”^②，乃為“西洋文學系”而來的。既然這個系沒有了，他便決定帶着自己主編的《學衡》（由於原主編梅光迪自第12期後即不為刊物寫文章，依照創刊之初的約定，不寫文章即實際上退出“學衡社”）雜誌一起離開。已有妻兒的梅光迪因陷入與李今英的師生戀，也無法在東南大學立足，祇好遠走美國教漢語。這也就自然導致“學衡派”在南京東南大學的解散。

梅光迪後來的文化觀念相對於《學衡》初期有重大的轉變。1924年他離開東南大學後，長期在美國講授漢語，直到抗戰前纔回國任教。他1938年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在1944年提交的《國民參政會提案二件》中，明確反對國內教育界“故步自封”，主張戰後“請教育部通令國立各大學增設東方語文系”，“改國立各大學現有之外國語文學系為西方文學系”，使得“吾人改變觀念，重新估價，以彌過去之缺陷，以作未來之準備”。^③這是梅光迪自1922年9月在東南大學創立中國第一個“西洋文學系”後，又一次為中國大學的學科建設留下的一項積極寶貴的建言。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在貴州遵義病逝，他所倡議在中國各大學“增設東方語文系”的主張，首先在1946年胡適回國執掌北京大學時實現了。經由陳寅恪推薦，胡適聘請留學德國十年歸來的原清華畢業生季羨林（1911—2009）在北京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在為2003年出版的《胡適全集》撰寫的《序》中說：

由於我的恩師陳寅恪先生的推薦，當時北大校長正是胡適，代理校長是傅斯年，文學院長是湯用彤，他們接受了我，我纔能到北大來任教。……我一進北大，祇當了一兩個星期的副教授——這是北大的規定，拿到外國學位的回國留學生祇能擔任副教授，為期數年——立即被提為正教授兼任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④

但梅光迪的建言在中央大學和浙江大學卻沒有反應，反倒是在北京大學實現了。這可以看做是梅光迪“積極”建言的“結果”。與胡適相比，梅光迪確實是時運不佳：在美國和胡適討論文學改良，把胡適“逼上梁山”；胡適回國發動文學革命，取得空前的成功，他卻落入“學衡派”的消極對抗、根本無力與新文化對決的狹小陣營；自創中國第一個“西洋文學系”，卻因自己和本系女學生談戀愛，被本校的反對勢力借機吞併掉了；首倡在中國大學設立“東方語文系”，自己不

①②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第238—239、253頁。

③ 梅鐵山主編：《梅光迪文存》，第254頁。

④ 季羨林：“序”，《胡適全集》，第1卷，第27—28頁。

爭氣的身體卻垮掉了，又被胡適當校長的北京大學拔得頭籌。“西洋文學系”是民國文學教育空間裏自然生長、短暫綻放的一支奇葩；“東方語文系”卻成爲跨越民國、共和國兩個時代，近七十年獨立不倒的一棵大樹。

據《吳宓日記》所示，1926年1月5日，他起草的《國學研究院明年發展計劃及預算大綱》和《下屆招生辦法》在本日的校務會議上被否決後，又繼續撰寫《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19日，其《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再次被校務會議否決。這其中的關鍵問題是，吳宓主張研究院辦普通國學。研究院內部祇有梁啟超（1873—1929）一人支持他的意見，而王國維（1877—1927）、李濟（1896—1979）兩人都主張研究院應作專題研究，不授普通國學。^①張彭春（1892—1957）、陸懋德（1885—1961）也反對講授普通國學。後來的實踐證明，“專題研究”的路子走通了，在研究院也取得了成功。

梅光迪在國民參政會還反對設立專門的“國學”。他說：“謂今日焉有不識西文之國學家？焉有不治外國學問之國學家？”對此，當1940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1893—1963）牽頭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後改名爲“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要增設“國學”一科時，傅斯年又站出來把它否了。

傅斯年早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即關注北大的學科設置，在1918年8月9日致校長蔡元培的信中就明確表示“哲學門尤宜入之理科”^②。據顧頡剛日記所示，1928年，蔡元培（1868—1940）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以他原北京大學的三位弟子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1890—1956）爲“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人。^③傅斯年長期執掌“史語所”，在學術界說話的影響力僅次於胡適。他認爲，歷史學和語言學是科學，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而文學和藝術同，哲學是個體進入心裏“空虛之府”的門徑，因人而異，評判的標準難以掌握，在中國容易落入經學的玄奧陷阱，不符合科學時代科學法則。因此，中央研究院一開始設有“歷史語言研究所”，而不設立“文學研究所”和“哲學研究所”。他的潛在影響力有六十多年，直到1989年，臺灣“中央研究院”纔設立“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並且掛出的是帶有“籌”字的招牌。這一“籌”，就是十年。十年後，纔去掉“籌”字，正式掛牌。

傅斯年在1940年7月8日致信朱家驊，反對“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內增設“國學”一科時，就引用了梅光迪之說。傅斯年信中說：

民國元年嚴右陵到京師大學，即廢經科改入文科，是時蔡子（民）師在教部，廢各地之存古學堂，皆有見於此也。以後文史之學大有進步，以質論，以量論，皆遠勝於前，其所以致此者，即以學者頗受近代化，分科治之。上次參政會中有此提案，梅光迪痛駁之，謂今日焉有不識西文之國學家？焉有不治外國學問之國學家？國家何事獎勵此等冬烘頭腦之國學家？梅本國粹主義，而其言如此，實以彼有外國文學之基礎，故與教育部莫名其妙者不同也。

今貴會已有歷史、語言等科，如再設所謂國學，將何以劃分乎？兄必不信冬烘頭腦在今日可以治學問；然於史學、語言學之外而有此，無異獎勵此輩。教育部年來之開倒車，無足怪，乃兄亦謂必不可少，似亦頗受流俗之影響；今日之事，有近代訓練者，於“國術”、“國學”、“國醫”諸問題，皆宜有不可動搖之立場，所望於兄者，在主持反對此等“廢物復活”之運動，奈何貴會復徇流俗也。且十四年前，兄在中山大學時始辦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弟亦躬與其役，一時於風氣之轉變，頗有影響，今設國學，無異反其道而行之矣。

且貴會已有歷史、語言等科，則治所謂“國學”而有近代訓練者，必不至見遺，何事多此一科，反爲疊床架屋乎？且此輩治“國學”者，老幼不齊，要多反對近代化，貴會如辦理

① 吳宓：《吳宓日記》，第3冊，第126頁。

②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 主編：《傅斯年遺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第1卷，第2頁。

③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2卷，第160頁。

此項補助，要求者必不可勝數，辦理者無從下手，而自多事矣。故弟於兄“必不可少”之意見，轉以爲“必不可有”……^①

在教育界和學術界，傅斯年是胡適最得意的門生，他的意見是可以直接影響胡適、朱家驊決策的。他發現了反新文化的梅光迪的這一轉變，並順勢加以利用。

民國的文化教育已成往事，新文化運動也已過百年，科學、民主以及由此所確立的和平漸進式改革的基本路向已經明確，特別是白話新文學帶來的語言工具的進步，極大地影響了每個中國人的實際社會生活。與之相伴的新式教育、婦女解放、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等“個性解放”號召力也極大地改變了傳統中國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積極也好，消極也罷，在文明進步的大方向上，胡適和“學衡派”的選擇是一致的。胡適受杜威（J. Dewey, 1859—1952）實驗主義哲學的影響，以激進爲路徑，追求社會、文化的全面變革與創新，一系列自由主義的言論中有過多實用的成分；“學衡派”成員受美國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表現出20世紀初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一些特質，其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與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的雙重特性，使其成爲激進、革命時代的一種制衡、牽制和批判力量。當然，在激進、革命的大潮中，“學衡派”是弱勢群體，其歷史價值也恰恰在於他們身處弱勢的文化堅守，以及不得不承受變革的付出。回眸百年新文化和新文學，不必糾纏於誰是誰非，以開放的心態，“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纔能有所創獲，這當是積極的建設性的文化策略。

〔編者註：該文係作者承擔的中國社科基金項目“激進與保守：民國大學兩大學術傳統的形成研究”（12BZW084）、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學衡派編年事輯”（13JJD750008）的階段性成果。〕

^①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 主編：《傅斯年遺札》，第2卷，第821—822頁。